

《標梅之期》試閱

好香，是一股淡雅且悠遠流長的清香。

尤娜緩緩睜開眼，先是被花的氣味喚醒，接著是雨水混著泥土的味道。她頭有點疼，額側隱隱作痛，但還是強撐身體爬起。

她發現自己好像睡在山野中。

而且除了很像『白』以外的人，其他人她都不認識！

「白……」尤娜嘗試著呼喊那個她熟悉的名字。

她的聲線因為剛睡醒還有些沙啞，不過所有人立刻、馬上！將視線轉移到她身上，像是壓抑許久，迫不期待地往尤娜面前湊。

「終於醒了，尤娜，妳發燒了兩天！」

「小姑娘無事吧？」

「還有哪裡不舒服嗎？冷嗎？餓嗎？」

「我正好熬好了妳說想念的暗香湯，趁熱喝了吧！」

陌生的臉龐一張張擠到她的目前，而尤娜突然被一百萬個為什麼擊倒。

尤娜滿臉疑惑，頓時間不知該如何言語；她伸手想觸碰『白』，但也同時道出一句自己的疑問：「白，你為什麼變老了？」

不只是言語，瞬時之間空氣也凝結了。

須臾片刻，所有人都發出誇張且荒唐的笑聲，唯有尤娜不懂他們在笑些什麼。

最先恢復狀態的是位長相精緻的少女，開口問：「尤娜，妳知道自已的名字？幾歲？現在在哪嗎？」

「嗯……尤娜是我的名字還記得，白也還記得……只是……好像又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樣……」聽聞她的話，尤娜苦思，卻換來了撕裂般地頭疼，讓她忍不住揉了揉額頭。

「夠了，夠了，既然會頭疼，那就先不想了。沒事的。」她善解人意地叮囑她把湯和安神藥吃掉便離開，把時間和空間留給白及尤娜。

「我到底怎麼了……」她覺得心口有股難耐的衝動，有些苦澀，卻又不能明白的道出口。

白這時離她坐得比較近，聲音沉穩而溫柔。
「公主，不是我變老了。」『白』伸出手，將她的兩手包圍住。

尤娜才意識到自己的體態也長大了。

*

「四龍？」

經過方才的一陣混亂，眾人向尤娜解釋了前因後果。尤娜歪著頭咀嚼著陌生的字詞。

首先自我介紹的是黃龍：澤諾。

他擁有著太陽般溫暖且柔軟的頭髮，根據其他人補充，雖然他看起來是青少年，實際上比他們全部的人加起來的年歲還大，是不老不死的象徵，也包含生命力的代表。

「小姑娘不要太在意，現在養好自己的身子是最重要的，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認識彼此。」

本來想輕拍尤娜的頭的手，在半空中停滯，最後還是收回了手。

該怎麼說呢……尤娜完全相信這個人確實活了很久，雖然他不言，可是舉手投足都是溫柔和尊重。

第二位是白龍：季夏。

他衣冠楚楚，擁有美麗柔順的髮絲，眼神澄澈分明，說話也特別敬重尤娜，全身上下散發著清爽的氣息，他的美得宛若不是人間的存在。

他說身為白龍的後裔，他此生唯一想做的事情只有保護尤娜。他一定會用寄宿在手上的力量全部獻給她。

「我的主子。」但優雅地單膝下跪，頭幾乎都要抵到地板了，「無論您變得如何，我已決心要跟隨您到天涯海角了。」

尤娜受寵若驚，正想叫季夏抬起頭來時，一群看戲的人笑得很張揚，不忘順帶調侃幾句，氣得季夏白皙的臉頰及耳朵都紅透了。

接著走上前的是擁有一頭墨綠髮色的青年，「我叫翟鶴，我的腳寄宿著綠龍，我可以靠著腳跳得很高，帶著小尤娜浪跡天涯，也常常教小尤娜大人才知道的事……」

話未盡，一隻長槍不偏不倚地往翟鶴的頭部飛來，力道大得差點讓他招架不住，「喂喂喂，白你這個力道也太認真了吧。」

「我很認真呀，你最好不要教公主殿下奇怪的事情。」

「哎呀，佔有慾加倍了呢。」

翟鶴撥了自己的綠髮，然後將四龍的最後一位推到尤娜面前，「他是青龍，雖然不太擅長說話，可是很喜歡尤娜喔。」

青龍：弦亞。穿著特殊的民族服飾，臉上掛著面具。雖然沒辦法看清他的表情，可是尤娜卻感到安心及溫暖。

介紹完四龍，悠繼續推斷應該是發燒的緣故讓尤娜記憶錯亂。「總之，這已經不是我能處理的情況，必須找醫術更高明的人醫治尤娜。」

尤娜邊啜了口悠做的暗香湯，邊聽她與他們的現況。

據白所說，他們正在為了高華國祈福而四處奔波，尋找四龍、以祈禱國運順遂，「……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回高華國了嗎？」尤娜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白發現她的侷促不安，畢竟大人的身體裝著孩童的靈魂，她的所知所識都還停留在數年前，是個不諳世事、矇懂的女孩。「這個嘛……我們最近出來散心的，所以不拘泥形式及時間。」他以低柔的聲音回覆。

「我們生存的意義是保護緋龍王，也就是妳喔，小尤娜。」

「小姑娘現在不要想太多！」

「公主殿下，我用生命起誓保護您的安全！」

「尤娜……什麼都不用擔心……」

四龍急切的湊上前，不料尤娜卻被他們的一番真摯的情語給嚇傻了。

這幾個人既不是侍衛，也不是受父親所託，而是以自己為中心。她根本不記得曾經做過什麼要讓他們以生命捍衛的事情。

「可是我有白就好了呀。」她皺著眉默默地退到白的身後。

坦白說，相互扶持、一路上並肩作戰的公主有朝一日竟說出：『不需要幫助。』本該是撕心裂肺的痛苦，為了尤娜的康健而擔憂……

但白似乎有點沉醉，忍不住的笑意掛在嘴邊，「聽到了沒，你們趕快後退！」露出張揚的笑容叫其他人後退。

「白他的表情超級驕傲！」

「雷獸不能原諒！」

「好了，你們這些珍奇異獸，尤娜現在狀況還不穩定，你們別嚇她了。」悠拍拍尤娜的雙肩，給她安定的力量。

「話說為什麼只有悠她不害怕呢？」

尤娜眨眼了幾下，天真說：「悠……跟我一樣是女生呀。」

換來眾人笑成一團。

他們又是打鬧又是玩笑，這群人到底是關係很好吧？尤娜心想。

「大家，感情很好對不對？」尤娜小心翼翼的問。

不過他們轉過頭，以溫煦如暖陽的笑聲說：「但我們最喜歡的是妳喔。」

尤娜似乎誤會他們了，趕忙道：「非常抱歉！我已經有想嫁的人！況且如果我已經是這個年齡的話，應該有未婚夫了吧？」

雷獸，又稱暗黑龍，被這個女孩傷害了。但他知道尤娜並不是那個意思，所以並未多言。

倒是四龍們笑得愉快。

「乖啦，雷獸別太難過。」

「聽清楚了沒哈哈！」

「尤娜……不用道歉沒關係……」

「小姑娘想嫁誰就嫁誰，沒問題的！」

*

「白，你看，是翟鶴先生給我的千里鏡，能看得很遠很清晰。這樣連白的模樣都可以從遠處看得一清二楚喔。」

尤娜本人很樂觀，不過白忽然變得愁眉不展，也比平日的護衛還要更加小心，所以她盡量敞開話題，讓白不那麼緊張。

翟鶴先生？老實說長期緊繃的神思及身體狀態，白已經很久沒有看到笑得那麼天真浪漫的尤娜了，頃刻之間有些愣住，直勾勾地盯著她星華流轉的眼眸；或許正在改變的是白自身，但不變的是貫徹昔前與今日的愛意，她的雙目只消一刻便可讓他沉溺。

「白？」

他輕輕按下她手中的千里鏡，平靜道：「不用這種東西，我現在就坐在離妳很近的地方，以後也是。」

總是任性的尤娜，這次沒有從前的稚氣，僅是淡淡回答：「《詩經》有云：『標有梅，其實三兮；求我庶士，迨其飊今兮。』我已經到了標梅之期，雖然不知道自己終將會嫁給誰，可是我總不能一直把白帶走身邊吧。」說出口的同時其實很痛心，但是她更多的是心疼白的情緒。

「公主，這個妳就不用擔心了，留下與否我自會有定奪的。」白長舒了一口氣。

「白有想好去處就好。白……有喜歡的人了嗎？」尤娜不知心底為何有些焦躁，「啊，如果不想講的話也沒關係，只是方才我從悠他們的口吻判斷的而已！還有……白的脖子上掛著類似平安符的飾品，白本來就對這樣的東西沒興趣，現在會時刻戴在身上，想必是很重要的吧……」她慌忙地補充。

可是此刻的白很沉靜，「她呀……她是我見過最勇敢的女人，也很帥氣。」

她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白會特別稱讚誰，先是有些許醋意湧上，怔了怔爾後淺淺微笑，「能被白喜歡上的人一定很幸福。」

他的眼眸清澈明亮，沒有一絲雜質，「如果能被公主殿下喜歡上，那他也一定很幸福。」

*

「我也要下去！」

尤娜在岸邊表示不滿，並在原地跺著腳。

「不行，不準，不可以。」白甚至看都沒看她一眼就回絕了，「我們很快就會好了，公主殿下在岸邊等著。」

如果河床裡有異物刺傷尤娜怎麼辦？如果尤娜不小心跌倒了怎麼辦？如果冬天的河水太冷怎麼辦？

有太多的萬一了，白不能放任現在心智年齡倒退的尤娜不管。

「可是我已經長大了啊！」尤娜在河岸邊蠢蠢欲動，畢竟對她而言現在是少數出宮的機會，下水抓魚這件事更是頭一回。

「妳是只有身體長大。」白的話不容辯駁，方才帶她去鎮上購物已經夠危險了，「乖乖在岸上等。」

「雷獸太保護過度了啦……」

「小尤娜我可以從頭到尾都牽著妳的手喔。」

「尤娜……危險……」

「其實這水也不深，小姑娘可以試試的嘛。」

「你們都給我閉……」

直到了大家的大家長——悠開口，「我覺得讓尤娜試試平常有在做的事情或許對恢復記憶有益處。還有，這是大家的晚餐，一起幫忙吧。」

白到嘴邊的話才又吞回了肚裡。

「牽著我的手，腳步站穩，妳或許還沒習慣這個身體。」

白伸出雙手穩穩地接住了尤娜。

冬天的河水確實很冰冷，但是敵不過她初次下水抓魚興奮的心，還有……她真的好在意，白從前就是這麼過度保護嗎？她一邊覺得自己有些沒用，一邊又暗自高興。以及……她未來長大後，捨得白離開嗎？

「公主殿下在笑什麼？而且妳的手果然好冰，我們趕緊了事去烤火吧。」

「白緊牽我的手，我就不會跌倒；白握住我的手，我就不會感到寒冷。對嗎？」她的笑容像是雨後的晴天，晴朗而又溫暖。

白滯了幾許，露出淺淺的笑意，「是的，公主殿下。」

「對了，季夏不下水嗎？他討厭水嗎？」

「他是害怕水裡的蟲子。」

「蟲子？那可能我也會害怕！」尤娜下意識地往白的方向靠攏。

白小心護住懷裡的少女，口氣輕淡，卻承載著無盡的溫柔，「別怕，我在。」

河邊的寒意散得極慢，傍晚的風裡還飄著濕潤的霧氣。眾人忙著清理魚獲時，悠已升起了火堆，魚香漸漸在營地間瀰漫開來。

「今晚的晚餐是鱸魚。」悠揭開鍋蓋時，熱氣裊裊，像是柔軟的帷幕。「尤娜有特別的要喝——天才美少年特製的鱸魚精，對身子好。」

聞言，尤娜手指僵了一下，身體也小小地縮了縮，彷彿那碗湯中藏著什麼洪水猛獸似的。

「我、我一定要喝嗎？」她的聲音輕得像踩在軟雪上的腳步。

悠失笑，「這是妳補氣最需要的，喝完就不會那麼容易頭暈了。」

然而鱸魚的氣味在蒸氣中化成一縷縷濃烈的鮮味，對現在像孩子般敏感的尤娜而言實在不算什麼愉快的香氣。她睜大眼睛，眼神像受驚的小鹿，連鼻尖都微微皺起。

「白……我可以不喝嗎？」

她撒嬌地拉了一下白的衣袖，那動作純真得讓白心像被什麼輕輕擊中。

白低頭看她，目光溫柔得能融雪，「不可以。」

尤娜立刻垮下肩，「可是……味道好怪。」

旁邊立刻響起各式各樣的起鬨。

「小尤娜怕苦嗎？那我可以餵……」翟鶴還沒說完就被白用眼神硬生生地強行住嘴。

「公主殿下不喜歡也沒關係，我可以替您喝！」季夏剛湊上前，白直接把他推到一旁。

「你代替她喝沒有用啦！」

「尤娜……不舒服……」弦亞小聲替她求情。

白輕嘆口氣，蹲下來與尤娜平視，語調輕軟得像棉花，「妳剛剛不是說，我握著妳的手就不冷、也不會跌倒嗎？」

尤娜眨了眨眼，她還記得。

「那現在也是一樣。」白用指腹輕輕擦過她臉頰上不安的小表情，「妳只要看著我，把這碗喝完，一切就會好起來。」

他的眼神專注、暖得近乎寵溺，像某種讓人無法拒絕的魔法。

他親手接過悠遞來的瓷碗，微微吹了吹，試探溫度後才端到尤娜面前。

「張口。」

他語氣柔得不像話，卻又帶著堅定。

尤娜抿著唇，猶豫半天，最後終於微微張開嘴。

白笑了，連眼尾都綻開暖意，「乖。」

鱸魚精的味道對她來說依舊奇怪，可是只要白的手輕輕托著她的背、目光專注地落在她臉上，她就覺得那股腥味彷彿不再那麼難以忍受。

第一口入喉時，她皺起眉，眼眶甚至微微泛紅。

白立刻伸手揉了揉她的頭，「喝完就能烤火、吃烤魚，還能讓我抱著妳取暖。」

「白……會一直在我旁邊嗎？」她小小聲問。

「當然。」白低語，「只要妳願意，我永遠都在。」

在這樣甜得過分的哄騙下，尤娜終於一口一口、乖乖地喝掉了整碗鱸魚精。

喝完後，她像完成了什麼大冒險一樣抬頭，眼睛亮亮的，「我喝完了！」

白毫不掩飾自己的驕傲，掌心覆上她的頭頂，溫柔得像在碰觸珍寶，「做得很好，公主殿下。」

被暖風輕拂、被火光包裹、被四龍吵鬧的聲音圍繞，有悠的呵護，她忽然覺得——只要白在身邊，她什麼都不怕。